

岑凯伦最新作品集

珍藏本

心中这段情

如果你也曾追寻永恒，
你将知道它因何怅然！
如果你是那片云，
你将知道它为何流落远方！

心中这段情

作者:(香港)岑凯伦

责任编辑:李荣德

出版发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江苏常州教育印刷厂

字数:1080千字 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5.5
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-5000册

ISBN7-80599-316-4/I·3

定价:9.80元

内容提要

如果你是那片云，
你将知道他为何流离远方；
如果你是那袭翦风，
你将知道它为何流失于时光的隙缝；
如果你也曾追寻永恒，
你将知道它因何怅然！
如果你也曾天真，
你将知道成熟的忧郁！
让那藏于心底的那段情，
热烈拥抱温暖的春！
晚风轻颂着那份温馨，
洋溢一袭迷人的柔情蜜意……

心中这段情

第一章

落日的余晖洒满了窄长的巷道。

巷底的木屋前有一位妇人不断地徘徊。

屋内传来一对男女的声音。

“表哥！休学的事你不再考虑吗？”林亦晴问。

“我已经考虑过了！”杨文峰说。

“你不觉得可惜吗？”

“这也是没办法！家里的一大笔债务总是要偿还的。”杨文峰无可奈何地说。

“姑丈也真是的，好好的一个家被他搞成这个样子。”林亦晴抱不平地说。

“爸爸始终摆脱不了心中的那块阴影，整天借酒消愁！”忧愁爬满了杨文峰的脸。

“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唉！要你放弃学业实在太不公平。况且就快毕业了。”林亦晴抱怨着。

“休学是我自己决定的，不怪爸爸的。家里也真的需要我去赚钱呀！”他说。

“不管怎样说，姑丈就是不能整天喝酒，到处赊帐呀！一大笔债要你来还，太残忍了。”林亦晴真的是打心里不平。

“……”杨文峰默而不语。

“我就看不惯他待你的样子，不高兴就打，我相信天底下的父亲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。”文峰听了她的话万般

的无奈、万般的感慨。在环境的逼迫下，他又能如何呢？如果不走这一遭，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伤感的事了。

“——”亦晴想说些什么，泪水却硬在喉咙里。

“——”杨文峰不愿再回忆过去了。

“喂！在想什么？看你们两个含情脉脉，还真像一对情侣嘛！”陈玮何时站在门前，亦晴和文峰并未觉察出来。

“陈玮！别开玩笑行不行？”亦晴横他一眼。

“真抱歉！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你们了。”陈玮故作赔罪状。

“坐呀，去看电影吧？”杨文峰问。

“嗯！要不要一道去？”他问。

“不了，你们去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做呢！”看电影，文峰那有心情呢？

“唉！把心放宽点，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你不会永远这样的。”

“你们聊聊吧！我回房了。”

说完，文峰就往房里走。

“表哥！我帮得上忙吗？”亦晴喊住他。

杨文峰没有回答，只是摇摇头的苦笑着，头也没回地走进房。

“让他安静吧！”陈玮拍拍她的肩。

“他太可怜了。”亦晴喃喃地说。

“亦晴！每个人的想法不同，或许他选择的是对的！”

“嗯！”她也同意地点点头。

“他一直很坚强的。”

“唉！我帮不上一点忙，真惭愧！”

“这种事任何人都帮不上忙的。”

“除非姑丈能回心转意。”

啃呀啃的,随着视线的转移,所看的也就不同了。萤幕上打打杀杀的,亦晴根本就无心观赏,来这只是凑凑热闹、解解闷、偷偷闲罢了。女孩子是最不喜欢看这种打杀镜头的,虽带有娱乐性,但是也不被喜欢的。尤其是对亦晴而言,她宁可替剧中人掉眼泪,也不愿心惊胆跳地跟着大伙乱叫。每次提议看文艺片,陈玮总是推三推四,说什么哭哭啼啼的有碍健全心智,一大堆谬论全搬了出来。不过坐这也不错,不同的脸孔、不同的表情,有的似笑非笑;有的似哭非哭;有的咬牙切齿,好像和别人结了多少大的仇恨似的;也有的皮笑肉不笑;更绝的是那些肉笑皮不笑的,总之,形形色色的人汇聚一堂,真是妙不可言。这也是她唯一耐得住戏院里嘈杂声音的主要原因。她的眼睛上盯着每个人,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动作在她的视线内遗漏。眼珠子就这么转呀转的,好不容易才散场,手里的那包瓜子早就啃完了,站起身拍拍裙子,只见陈玮嘴里喃喃自语,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,因此亦晴也就没理会他了。

走在幽静的行人道上,星星伴着月亮,踩着一路的光莹,亦晴觉得好舒服喔!几乎忘了明天还要考试呢!

“亦晴!你觉得今天这部片子怎样?”陈玮打破了沉默。

“不怎么样!倒是今天的夜色不错。”亦晴那晓得是什么片子?什么剧情呀?从头到尾,她根本就没瞄上一眼,两三句糊过去就算了。

“我觉得这部片子实在不错,你一定是没仔细看,要不然……”

“要不然我一定会赞同你的看法,是不是?”亦晴打岔地斜了他一眼,幸亏她没有看,要不然陈玮又要自编、自

导、自演了。

“嗯！你挺了解我的嘛！”陈玮满意地笑了一笑。

“那种片子只适合你们男孩子的胃口，不是低级笑话，就是打打杀杀的，眼睛也不累呀！我看那天就请你当我的保镖好了。”

“随时领教！”他咧了咧嘴，“总比那些哭哭啼啼的好多了。”

“哼！别言之过早，说不定那天你也迷文艺片迷得走火入魔的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！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对那种片子我一向是不感兴趣的。”陈玮一副不可能的神情否定了亦晴的话。

“等着瞧吧！”亦晴用那挑战性的口语，看了看他。

“咱们就等着瞧吧！”陈玮一脸稳操胜算的得意表情，“明天还得考试，快回去吧！”

“噢——我差点忘了，明天考国文呢！”

这一路上两人又是沉默的，各有心思。

亦晴想定回家得赶快抱紧书本猛K，要是明天考不好，那可就惨了。老师挺会整人的，他一定会使出绝活的，太空椅（半蹲）并不舒服。想想国文有什么好考的，国家的语言从小早该会了，偏不巧又是自己最头大的一科，光是论语就让她吃不消，还说别的呢！

“林大小姐！到家了，我看你想得连家都忘了哪！”

“明儿见！”亦晴匆匆一言，抛下陈玮进屋里去了。

夜半。大家早已进入梦乡了，只有亦晴房里的灯还亮着。

“真头大！要命的国文，什么‘朽木不可雕也’可以烧火就行了，还雕什么雕。”亦晴嘟着嘴，埋怨的自言自语。

一会坐在椅上，一会躺在床上，一会俯在桌子，一会又站起身来踱步，一会又……唉！花样可真多呀！看了整夜的印刷字，就是塞不进脑袋里，算了，睡觉吧！明天再说吧！

远远的，陈玮和林亦晴并肩走着过来。

“什么事让你不顺心啦！别老是把眉头皱得那紧，行不行？”陈玮试着打破沉默。

“也没什么，只是晚餐多添了一道菜罢了。”亦晴无精打采地回答。

“多添了卤蛋吧！”陈玮苦笑着，“不会那糟的。”

“谁说不会。考默写呀！写了两个字，漏了五个字，结果前前后后凑不出一个句子来。”亦晴把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
“今天是怎么啦！平常你不会在乎一次小考的成绩的，这不像你！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“你不晓得，老师太过份了，当着同学的面，竟然罚我……”算了！不说也罢！要不然陈玮又要笑她了。

“罚你什么？”

“也没什么！不过有时候他对我太好了，心中难免是有点愧疚的。”

“愧疚？从何说起呢？”陈玮困惑的望着她。

“该说是老师的恩泽吧！”那半似讥讽的言语，“也可以说没有一次我考不好而被他说过，如果他能说说我，我或许会好过些，但是他偏偏一句话也不哼，对我还特别耐心，有时还仅仅因为我一个摇头，整节谈论的就仅是那个我不懂的问题。”

“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

飞翔的鸟儿，天色渐渐的暗了，微微的红晕布满了天际，梦幻般的美丽。前面的陈玮发现亦晴并没有在身后追赶，于是就停下脚步，回身一看，远远的，有个女孩子坐在道旁的石椅上，若有遐思的样子，不用猜，那一定是亦晴。心想她可能是跑累了，偷偷一笑，便回转身走了过去，亦晴已起身走向他了。低着头踢着步子，沉默得令陈玮怀疑。

“又怎样啦？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是不是又有事让你不顺心了？还是想到谁惹了你？”陈玮百般的猜测。

“……”亦晴没回答，只是低着头走头。

“还在为晚餐的那道菜伤心？难过？”

“……”还是没有回答。

“说出来嘛！闷在心里多难过呀！”陈玮还不放松地追根究底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……只是……只是想到表哥罢了。”

“唉！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？原来是为了这个，去看看他不是得了，你们女孩子的脾气可真像天，忽冷忽热的，你们常常一句也不吭的，突然把脸一沉，让人替你担心吗？”陈玮带点责怪的气。

“我——”

“我——还以为你那不对劲了，替你捏了一把冷汗。”

“对不起！我不是有意的。”亦晴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。

“走吧！既然想他就去找他吧！我也想和他聊聊。”

陈玮拉着亦晴的手，径自走向文峰家。

华灯初上。窄窄的巷道里也有几处灯火，巷底的石侧是座陈旧的木屋，简陋的庭院有几颗老榕树，屋内的陈设简单，而又显得空洞。寂静伴着杨文峰，桌上的饭菜都

凉了,但并没有人去动它。这个家似乎欠缺了什么:是一份和谐的气氛?还是一片温馨?还是杨文峰希望得到的那份爱?——

大门被打开了,进来的是杨文峰的父亲——杨哲,一个妻子离去成天沉溺在酒意里的醉鬼。一身的酒味,摇晃手中的空酒瓶,颠颠倒倒的走进屋来,杨文峰听见开门声,他知道是父亲回来了。

“爸!回来了。我等你吃饭呢!”杨文峰走过去扶持父亲。

“等什么?自己不会先吃吗?”杨哲推开文峰,摇摇晃晃地想走进房。

“爸!该吃饭了。”杨文峰又跑去扶父亲。

“吃什么?有酒就好了,还吃什么?”

“爸!喝酒不好,喝多了会伤身的,你就少喝点,好吗?”

“少喝点?笑话!你老子要是没有酒我能活到现在吗?你老子的事少管!”

“爸!这是慢性自杀,你还年轻,为什么要借酒来麻醉自己呢?”

“年轻——哈——哈——”杨哲冷笑着甩开文峰的扶持,“要是我年轻,你妈就不会抛下我们跟别人跑了。”

“爸——”

“你恨你母亲吗?”

“——”

“说呀!你恨她吗?”

“爸——她必竟是我的母亲,纵使我有千万个理由恨她,我也不能恨她的。”文峰寒心地看着父亲。

“哼!你还当她是母亲,那贱人根本就不配,她尽到

了做母亲做妻子的责任吗？水性杨花，爱慕虚荣的贱人，她不配，她永远也不配——”杨哲类似疯狂地扯着头发。

“爸——别提了——别提了——忘了她吧！”文峰不愿再听下去。

“忘得了吗？她就是为了那几个臭钱，抛弃了生活多年的丈夫、儿子。狠呀——她还有没有良心——到底还有没有良心。”杨哲紧紧地抓住文峰的双臂拼命地摇晃。

“爸——你冷静点吧，当初也是你逼走她的，要不是你经常打她、骂她，妈是不会离开我们的。”文峰对父亲的言语感到耻辱。

“那是因为生意失败，心情不好，情绪低落，就算当时我真的不对，她也不能背着我去偷食，更不该在我最失意、最落魄的时候离开我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无法给妈生活上的保障，她觉得生活不安全，成天焦心忧虑的度日，精神上的虐待，物质的缺乏……”

“好了——你懂，你什么都懂，长大了书读的多，翅膀也硬了，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？你敢教训你老子，有点才气就高高在上了，你老子丢你的脸？你妈更丢你的脸。既然那么护着她，当初为什么不跟着她走，留下来干什么，看你老子笑话？”

“爸——我尊重你，因为你是我的长辈，我的父亲，不管以前如何，以后如何，你还是我的父亲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”文峰强忍着泪水，“有妈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”

“算了！少来安慰我，你心理想什么我会不知道，还不是希望我早点死，免得累赘，拖了你一身债，你根本就不必替我偿还，不必可怜个不值得可怜的老头，窝在这只是毁灭你的前途，你大可离开我，我不会向你耍一分一毛

的。一个孤老头就算在街上行乞，也不会饿死的。”

“爸——”文峰抑止不住眼泪，只得让泪水泛滥，“我是你的儿子呀！我有义务、有责任奉养你，我不会让我的父亲在街上行乞要饭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就算日子再苦再潦倒，我还是会跟着你，我会永远伴着你，爸——请你相信我。”

“文峰，不是爸爸堕落，我何尝不想做个有勇气有毅力的父亲，只是你妈她太无情了，她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，她吃了不少苦。我穷，穷得连妻子都没有……”杨哲激动地捶打胸膛。

“爸——”文峰拉着父亲的手，“你并不穷，你还有我，还有一个儿子，他会使你再度富有的。”

“富有？那是多么遥远，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，我将是富有的。”

“这并不远，我会努力的，真的会让你富有的。”

“文峰——”杨哲想说什么，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。

“看看谁来？”

“噢！”

文峰擦干眼泪，走向门。

“表哥！是我们啦！”开门后，出现的是亦晴和陈玮。

“亦晴想你，所以就和她来了。”陈玮说。

“进来坐吧！”

陈玮和她随着文峰身后走进厅里，一进厅门，可把亦晴吓了一跳，杨哲坐在那里，亦晴拉拉文峰的袖子，伸了伸舌头说：

“他在家呀？”

“嗯！”文峰点点头。

“那我改天再来了。”亦晴看看杨哲，心想刚才一定又

发脾气了。

看了看陈玮,又看了看文峰,还是回去好了。

杨文峰把她拉住了,示意要她进去。

“刚才是不是又发脾气了?”亦晴简直是明知故问。

“嗯!”

“没关系进来吧。”

亦晴鼓起了勇气,踏进了屋内,本想打个招呼,杨哲已经走进房里,这下亦晴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又喝酒啦!”

“——”文峰没有回答。

“又被骂啦?”亦晴再问。

“——没有——只是谈起妈的事!”

“他还想念姑妈?”

“不!没有一点想念的成份存在,在他心里除了怨恨外,还是怨恨,根本找不出任何慈爱,那天性的关怀也随着消失了。”文峰的心中着实苦恼,在这个死寂的家庭里,是永远无法得到欢乐的。

“事情已隔了两年,他的心情应该平静些的。”这回陈玮开口了。

“除了与日俱增外,爸永远忘不了的。”

“表哥!别再想他了,我想再困苦,再无奈,还是得争口气活着,有那么一天,姑丈夫回心转意的。”

“会吗?”文峰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亦晴。

“会的,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”

“很久是不是?”

“——”亦晴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,“——不会很久的——”

“——”文峰沉默了一会又说:“是不会很久的,”自嘲

地冷笑着。

“吃过饭了没有？”

亦晴摇摇头。

“你不提我倒忘了，重要的民生问题还没解决呢！”陈玮抢着说。

“那就一起用吧！”

“谢啦！”亦晴早就坐在饭桌前了。

“文峰，今天你又可多添了一道菜了，是亦晴的拿手好菜喔！她请客的。”陈玮有意糗亦晴。

亦晴还没明白陈玮的意思。

“我连厨房都没有进过，那会烧菜？”

“嗯！你也真健忘，今天从学校带回来的那份蛋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分享呢？”

“你……”亦晴这下明白了，原来陈玮故意糗她的。

“哈……是应该分享的。”文峰笑着说。

和乐的气氛溢满了整个小屋，刚才的那份不悦，似乎已经随风而逝。

亦晴窝在被里，睡意正浓，隐约的听到敲门声，她没理，翻个身拉了拉被子把头蒙在被里。

“晴晴……起床了，上学时间来不及了。”林妈在门外喊着。

亦晴懒洋洋地又翻个身，伸出手在桌上摸索，惺忪的双眼看着钟上的数字，模模糊糊的，是七点半吧？她揉揉眼再看！唉呀！真的是七点半了。

她跳下了床，快速的梳洗，拎着书包就往房门跑，才下楼又发现自己穿着睡衣，回房换好制服，拿块三明治边跑边吃，心中还暗自嘀咕着：

岑凯伦作品集

三才圖會

[illegible]

“告诉你什么？”亦晴看着她。